

第七六四冊

經濟彙編

戎政典

刀劍部

斧鉞部 槩戟部

戈矛部

椎棒部

攻守諸器部

雜器械部

(卷)
二六—二九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二九

三〇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二百八十八卷目錄

刀劍部紀事一

戎政典第二百八十八卷

刀劍部紀事一

拾遺記顓頊居位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尅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

十洲記周穆王時西戎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戎獻切玉刀無復常滿杯耳

左傳桓公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穀梁傳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麗獲莒挈莒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

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

公羊傳宣公六年晉靈公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葵呼葵而屬之葵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而駿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

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荷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焉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焉存執受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焉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孔子家語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高士傳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

列子湯問篇魏黑卵以曜嫌殺丘邱章丘邱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胛受矢銳鏑摧屈而體無痕捷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舍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騷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趨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乎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嘆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說符篇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竝趨竝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傷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今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盧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乃內其劍

淮南子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陰還反渡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伏非謂樵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主

韓子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

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搜神記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劍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踴出湯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吳越春秋閭閻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

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閭閻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日干將一日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日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冷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

後世卽山作冶麻經蒸服然後取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邪曰師知燥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囊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閭閻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閭閻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鏘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矣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閭閻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今日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閭閻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臂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

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願入生乃自殺閭閻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金鼎玉杯銀梅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閭閻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痛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已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閭閻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薛燭對曰赤董之山已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群神上天歐冶子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閭閻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

楚

越王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戰則乘輿與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篠簳竹竹枝上頭橋未墮地女即捷未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伍子胥過江解其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越絕書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

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騶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騶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鏃胥中決如黍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鉤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淳如蓉芙始出觀其銀燭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若岩如瑱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鉤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鉤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閭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閭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泰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閭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閭廬使專諸爲秦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董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齋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

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日龍淵二日泰阿三日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爲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鈇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鈇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祗文若流水不絕管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

毆逐江水折揚胥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鉄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藏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藏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

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若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謠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却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謏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說劍篇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愚之寡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勿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

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

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金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教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

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決圓天以順三光下決方地以順四時中

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肺肝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戰國策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成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妻妾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成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成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成趨而去未出至中閭孟嘗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輪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成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

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
函陽氏爲齊太公買長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

孔叢子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

尉繚子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軍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史記春申君傳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奪楚爲瑋瑋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荆軻傳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燕太子丹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荆卿

荆軻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

新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番蠻裔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荆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圖既取圖秦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揜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上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荆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荆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諱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蘇秦傳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鄆鄧師宛馮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鷹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扶拔茂無不畢具

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徐廣曰：棠陽有馮池。索隱曰：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干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日龍淵二日太阿。索隱曰：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爲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鞮登鐵幕。鄒誕云：幕一作陌。劉氏云：謂以鐵爲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謂以革爲射決。決射鞮也。索隱曰：啖與賊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

魏丞相相傳相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人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

陸賈傳賈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使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孟嘗君傳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驕驕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刺練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索隱曰：刺草名。音刺。賈之刺練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刺練纏之。故云刺練也。

范雎傳昭王臨朝嘆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物理論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虛。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其人光色輝耀。向神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阮致之。閑宴設饌而問焉。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取剛輒之和。行其術三年。作刀一千七百七十口。而喪其明。其刀平背狹刃。方口洪首。截輕微。

無絲髮之系。所堅剛無變動之異。世不憚百金求之。不可得也。其次有蘇家刀。雖不及阮家。亦一時之利器也。

世語：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覩之無所見。惟有一劍停在穴中。欲進取之。劍作龍鳴虎吼。遂不敢近。俄而徑飛上天。

三輔黃圖：靈金內府太上皇徽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爲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雖而冶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昂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劍成殺三牲以尊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余云：是殷時靈物。工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漢書：項籍傳。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

高祖本紀：高祖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

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

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汝人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幽莊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山堂肆考張良事漢知韓信有將佐才假作道人賣劍時信在楚王麾下信見良問曰此劍何名良曰一日將軍劍二曰諸侯劍三曰天子劍君若用此必霸諸侯信留良宿與之計事良因說歸漢信從之

西京雜記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獻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刷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

漢書衛綰傳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詔中郎將參乘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常盛未嘗服也

廣川惠王越傳惠王孫去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

淮南王安傳安太子學用劍自以為為人莫及問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

武帝本紀元光三年救決河起龍淵宮注孟康曰在

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雋不疑傳暴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道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鼻劍佩環玦哀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

韓延壽傳延壽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注師古曰鉤似劍而曲鐔似劍而小洞冥記武帝昇蒼龍閣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於手中化為鵲赤色飛去雲中

十洲記流洲在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為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晶狀割玉物如割泥亦饒仙家

昭帝時茂陵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漢書文翁傳文翁為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齊計吏以遺博士注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於刀環內以金鏤之晉灼曰刀書刀布布刀也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柎布刀謂婦人割裂財布刀也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者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齊以為貨無限於書刀布刀也如晉二說皆煩而不當也

龔遂傳遂為渤海太守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

佩劍

李陵傳昭帝立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饗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目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

王尊傳尊東平相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中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披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

朱雲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已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

王莽傳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畫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瘡美玉可以滅瘡欲獻其珠耳即解其珠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

耶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微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後漢書劉盆子傳赤眉樊崇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更始七尺寶劍

馮異傳時赤眉暴亂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貝劍按注貝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貝劍

齊武王演傳更始君臣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

蔡倫傳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張陵傳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寮肅然

韓稜傳稜字伯師五遷爲尚書令與僕射鄧禹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鄧禹蜀漢文陳龍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龍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東觀漢記鄧遵破匈奴得劍七首二千枚列僂傳丁次卿者不知何許人也漢順帝時賣刀遼東市人名之丁氏次卿有寶刀

神僂傳蜀人李阿傳世不老有古强者隨阿入青城山恐有虎狼取父大刀阿見而怒取強刀以擊石刀

折散強竊愛刀敗阿復取刀左右擊地刀復如故還強也

列異傳有神王方平降陳節方家以刀一口長五尺三寸名泰山環語節方曰此刀不能爲餘益然獨臥可使無鬼入軍不傷勿以入廁溷且不宜久服三年後有求者急與後果有人車載錢百萬請刀

錄異傳曰有王更生者爲漢中太守郡界有袁氏廟靈響更生過廟祭去而遺其刀遺小吏李高還取高見刀在廟牀上高進取仰見座上有一君著大冠袍衣頭鬢半白謂高曰可取還如言不道後吾當祐汝高還如言不道後高仕爲郡守當復還爲郡高時年已六十餘祖高者百餘人高乃道昔爲更生小吏見遣至廟所取遺刀見廟神使吾莫道至今不敢道然心常以欺君爲慙言畢此刀立刺高心下須臾死

蒲元傳元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白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淬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皆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云雖八升何故言不取水者方叩頭首伏云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爲神妙刀成以竹筒密內鐵珠滿其中舉刀斷之應手落若雜生芻故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費偉別傳孫權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偉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閹弱不負東顧班蘭臺集與寶憲牋今月中舍以令賜固刀把曰此

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慙與弟超書實侍中遺仲升楚騰陵錯橫刀威卓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

魏武帝集百鍊利器以辟不祥備服好究者也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者以次與之

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卑手刀時北海孫賓碩來候孤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耶孤答曰能小復能大何害

魏文帝集送劍與孫權書云僕有劍一枚明珠標首藍玉飾靶用給左右以除妖氛

典論自序予幼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鹵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

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勳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

建安諸序維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刀三其二曰含章彩似丹霞又造百辟寶劍三其二曰流彩虹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選茲良金令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淬以清漳礪以礪諸光似流星名曰飛景余好擊劍命彼國工以爲寶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精而鍊之其始成也五色駭爐巨蒙自鼓雲物勢歸飛鳥翔舞

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三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其三狀似龍文名曰龍鱗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丕造百辟寶刀其一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彩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鋒似崩霜刀身劍鉞名曰素質又作露陌刀一名龍鱗

文士傳魏文帝愛楊修才修誅追憶修曾以寶劍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劍也

三國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五年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

古今注吳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二百八十九卷目錄

刀劍部紀事二

刀劍部雜錄



戎政典第二百八十九卷

刀劍部紀事二

晉書輿服志漢制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爲雕飾

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

王祥王覽傳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王濬傳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

吳苑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高祖斬白蛇之劍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張軌傳南陽王模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

桓溫傳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彝爲韓晃所害溫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刀杖中以爲溫備

張華傳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疆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芒精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畱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末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士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千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于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郭翻傳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

鄧徽傳徽子遐襄陽城北汜水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劉琨傳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誠截二寇

慕容超載記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畱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以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於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乎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

勸與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與大部之謂
絡曰諺云妍皮不裹癢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
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
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

劉曜載記曜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
質異衆恐不容於世隱跡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
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
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
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
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

赫連勃勃載記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造百
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
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
柔通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

南蠻傳文日南西卷縣裔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
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說
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
之石卽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

拾遺記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
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
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勁
利土亦剛而精至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
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
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劃水
開卽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兔爲之倒轉四名
懸翦飛鳥游蟲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魘以之
泛海鯨鯢爲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魘魅

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眞剛以之切玉
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其山有獸大如兔
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
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
刀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
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
之鐵而爲兔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爲
劍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鍊錐者雌其劍可以切
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後以石匣埋藏及晉之
中興夜有紫色衝牛斗張華使雷煥爲豐城縣令掘
而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挾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
後華遇害失劍所在煥于佩其一劍過延平津劍鳴
飛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
電遂不敢前取矣

宋書禮志漢制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刀司馬彪
志具有其制漢高祖爲泗水亭長拔劍斬白蛇傳不
疑云劍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賦紆黃組腰干將然
則自人君至士人又帶劍也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劍
代刃劍

謝莊傳世祖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
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
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說當時以爲知言
符瑞志太宗爲徐州刺史出鎮彭城昭太后賜以大
珠鹿盧劍此劍是御服占者以爲嘉祥

南齊書高帝本紀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少有
膽力以父指名宦不達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龍
淵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誠之曰阿答汝滅我門

戶蘊曰答與童鳥貴賤覺異童鳥景文子詢小字答
蘊小字也
祥瑞志世祖治盆城得五尺刀一十口未明年曆之
數

王敬則傳敬則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
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
劉懷慰傳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
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
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
口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五年夏四月丙申廬陵高昌之
仁山復銅劍二七年夏四月戊寅餘姚縣獲古銅劍
二

席闡文傳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頴胄同焉仍遣
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王神念傳神念太原祁人也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
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

魏書太宗本紀永興三年三月己未詔侍臣常帶劍
蕭道成傳蕭道成昭業立改年爲隆昌以黃門郎周奉
叔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奉叔詔諛爲事昭業甚悅
之而專恣跋扈無所忌憚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
闥門衛莫敢訶止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

水經注梁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到今其民像而
作之號大梁氏之劍也

西平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
之論矣是以龍泉之劍爲楚寶也縣出名金古有鐵
官

北齊書某母懷文傳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也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干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以瑩刀

趙彥深傳彥深征潁川時引水灌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微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

周書劉璠傳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璠苦求還紀知必不爲己用乃厚其贈而遣之臨別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尅剪姦宄

隋書禮儀志劍案漢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待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爲象劍言象於劍周武帝時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至開皇初因襲舊式朝服登殿亦不解焉十二年因蔡徵上事始制凡朝會應登殿坐者劍履俱脫其不坐者勅召奏事及須升殿亦就席解劍乃登納言黃門內史令侍郎舍人既夾侍之官則不脫其劍皆眞刀非假既合舊典弘制依定又准晉咸康元年定令故事自天子已下皆衣冠帶劍今天子則玉具火珠鏤首餘皆玉鏤首唯侍臣帶劍上殿自王公已下非殊禮引升殿皆

就席解而後升六品以下無佩綬者皆不帶婆利傳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

房陵王舅傅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曰我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吾心

瑯玕記唐太宗有古劍七星隱顯隨於北斗恆在燈下試之使人視雲氣過劍上逐星漸隱頃刻不差通鑑唐紀唐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唐書地理志邠州貢剪刀忠州涪州貢文刀

杜伏威傳闕樓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

張文瓘傳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孔帖唐薛延陀其弟統特勤入朝帝以精刀賜之唐書李嗣業傳嗣業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累功著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嚮摧北馬靈嘗爲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

李白傳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困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

開元天寶遺事貴妃父楊元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於人也元琰寶之

獨異志吳道子善畫神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道子於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壁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於是脫去衰服若常時粧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俄頃之際魔魅化出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是

西陽雜俎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連臂大呼執戟而旋未嘗中鋒鎗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番大地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鉤之有靈青春死後鉤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易以它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鋏未酬恩

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鋒缺星鐔有時而吼常在莊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窅然而下紫衣朱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伴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

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墮黑氣著地數日方散

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陵中見旱藕梢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杜陽雜編上將欲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內殿因歎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即遂以劍斫檻上鐵後視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後視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爲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神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其匣則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何以神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兒惡逆恣欲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髮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爲寶豈以劍匣爲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

清異錄安祿山得飛剛寶劍欲奏上乞封劍爲堅利侯僚屬以爲不可力止之

唐書張興傳興爲饒陽裨將史思明引衆傳城興援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餒

李光顏傳光顏字光遠葛城少教以騎射每歎其天資剽健已所不逮長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

李愬傳田弘正守鎮州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弘正愬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擯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滅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

高駢傳蕭勝納賄呂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數月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

顏彥輝傳彥輝爲東川節度使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瑤尤親信彥輝以所佩劍號疥癬寶佩之使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癬寶衆曰諾

楊行密傳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死士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他日侍劍如故

南詔傳吳牟尋獻鐔浪劍鐔刃鐔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裔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鐔乃鐔時以毒藥并治取迎驅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

王潮傳王緒劉行全合羣盜據壽州自稱將軍劫寨僭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康庾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

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牖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刺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

清異錄貞明末帝夜於寢間擒刺客乃康王友孜所遣帝自戮之遣雲母匣貯所用劍名匣曰護聖將軍之館

南唐近事鄧匡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辰謁之鄧不甚禮遇館於外廐忽一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因詣廐中覘履棲泊之所弊榻荒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九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辰從禽歸啓籠之際忽爲歎駭之聲且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朝來攝其光銍不爾斷婦人頸久矣圍人異之乃聞於鄧鄧詰其由室家具以實告鄧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其有劍術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妙使某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戒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可試吾術鄧如其約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出二彈丸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鏗鏘雖雷電迅雷無以加也鄧據案危坐喪精視魄雨汗浹體莫知己身之所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靈無相見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之乍收數食間復爲二錫彈丸矣鄧自此

禮遇彌厚表薦於烈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展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既寤不復能劍矣尋病終於紫極宮

尚書故實陶真白所著太清宮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于將莫耶劍皆以銅鑄非鐵也

五代史馮暉傳暉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裔落心大為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成蕃裔稍稍來謁暉願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斲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裔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警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雲仙雜記有術士於晚間出彈子二九皆五色叱令變化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即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為丸入腕中

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芝則天下宴清如安史黃巢之亂劍皆吐黑烟屬天不差毫釐

續博物志鐔銷狀如刀戈殘刃有孔傍連出麗木飾以金所指無不洞裔人尤寶之以血祭之俗謂天降非人鑄鐔刃置以毒藥治取躍如星者淬以馬血成之傷一即死刃劍以柔鐵為莖幹不可純用鋼純鋼不折則缺

遼史聖宗本紀統和十四年冬十月丙辰命劍遂散

南京神武軍士劍法賜袍帶錦幣

八編類纂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玉海太平興國二年吳越國王貢黃金錯刀四銀錯刀二十修時貢也

玉壺清話曹翰魏人曹彬真定人二曹皆著名翰能詩宋太宗語曰朕覽卿詩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應先勒大名曹朕甚愛之

宋史真宗本紀咸平五年五月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劍詣闕帝曰若獎用之民悉好劍矣遣還

景德元年九月癸未罷北面齋劍內臣以劍屬主將兵志景祐三年詔廣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并斂人竝以私有禁兵律論先是嶺南為盜者多持博刀杖罪輕不能禁轉運使以為言故著是令

張玉傳玉隸秋青麾下築青澗招安岩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玉單持鐵簡出關取其首及馬軍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真勇將也

兵志熙寧五年帝匣斬馬刀以示蔡挺挺謂製作精而操擊便乃命中人領工造數萬口賜邊臣鐔長尺餘刃三尺餘首為大環

元豐元年冬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乞給新樣刀軍器監欲下江浙福建路製造帝不許給以內南庫短刀五萬五千口

稽神錄書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廉頗

謂就曰可於里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洩其事於是失劍

清異錄薛醜刀圃里人善栽植凡花穿接無不冠絕常持厚脊利刀芟洗繁穢人遂名此樣為薛醜刀

朔方裨將其父嘗夢朱衣黑幘人曰吾開陽長史天命以玉柄龍授君若遇藥翁宜付之後汾陽王誕日部曲競獻珍異裨將以父所寶玉柄龍奉之意汾陽即翁也得夢六日買是劍既藏四年歸汾陽

唐劍具稍短常施於脇下者名腰品隴西人韋景珍有四方志呼盧酣酒衣玉篆袍佩玉鞞兒腰品修飾若神人李太白嘗識之見感寓詩云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

夢溪筆談錢塘有閩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鋒無纖跡用力屈之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關中神謬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縱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為也

唐人詩多有言吳鉤者吳鉤刀名也刀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蘭刀

古劍有沈盧魚腸之名沈盧謂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劑鋼為刃柔鐵為莖幹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刃多毀缺巨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燔鋼劍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熟就去腸視見其腸正如今之燔鋼劍文也

中吳紀聞于將軍今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耕其旁

忽青蛇上其足其人據以刀誅之上半躍入草中不可尋徐視其餘乃劍也入墓欲持歸則不見矣方子通書載其事

道山清話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於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蛇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此也吾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宋史岳飛傳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通鑑宋紀水軍都統制徐文勇力過人揮刀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

劉錡誓守順昌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破賊立功

玉海乾道元年命軍器所造鷹翎刀以三千柄爲一料

茅亭客話于生名元字元之成都人也庚子歲遇賊據城謂愚曰某家他物俱可不顧所寶惟一刀耳開房令愚視之於昏黑處見光芒丈餘細辨之乃刀也因問所得之處云某故父於僞蜀制誥賈舍人下及第是年冬遊青城迴至溫江縣泛舟而歸見百花潭側漁人釣獲鯉魚一雙長尺餘賈之歸家時當寒沍煖酒炙魚且禦凝冽食魚棄骨侍婢云一魚骨黑乃

鐵也使匠辨之真鐵爾遂煉成此刀今遭厄難陷在賊中城破之日刀與人孰存此刀先喪吾亦喪矣吾若先喪不知刀歸誰氏此刀非常宜見賞他日爲吾善誌之于生於賊中憂憤而卒城陷日家遭焚掠其刀果不知存亡因叙其言以記之

避暑錄話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

春渚紀聞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交遊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乘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聚謂隱居曰子句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裘爲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驪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驟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忿起於衷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同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徂異記武勝之嘗於江灘見雷公逐一黃蛇或以石投之鏗然有聲雷公飛去乃一銅劍

聞見後錄近歲犍爲資官二縣接壤地名龍透向氏佃民耕田忽聲出地中耕牛驚走得銅劍一長二尺餘民持歸挂牛欄上入夜劍有光闌牛盡驚移之舍

中其光益甚民愚亦驚懼擲於戶外卽飛去蓋神物也土語椿云向其婦家也

雲烟過眼錄篋刀一其鐵皆細花文云此乃用銀片細剪又以鐵片細剪如絲髮然後團打萬槌乃成自然之花其靶如合色烏木乃西域雞舌香木也此乃金水總管所造刀也上用滲金鑄錯造五字斌鐵自有細文如雪花以銀和鐵搏打恐非也

劉漢卿所藏回回刀小口背上皆金紫金錯回回書內金錯出一人面獸精甚開回回國王所佩者

元史管如德傳如德爲湖北招討使總管本部軍馬佩金符丞相阿朮南攻宋如德以軍爲如鋒先登陷陣擒其帥張都統等進軍佳山江上復大戰招安諸郡俱下世祖以寶刀賜如德及與敵戰刀刃盡缺宋平入觀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賜刀從軍以來刀缺如是矣帝嘉其機

張弘範傳弘範賜錦衣玉帶弘範不受以劍甲爲請帝出武庫劍甲聽其自擇且諭之曰劍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處之

王珣傳珣嘗行凌水濱得一古刀其背銘曰舉無不克動必成功常佩之每有警必先鳴故所向皆捷王英傳英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善騎射襲父職爲莒州翼千戶父子皆善用雙刀號之曰刀王

鄉環紀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薛燭劍也其文曰終歸之野鑿鐵鍊精薛燭是造百日斯成兵略纂聞孫炎爲處州總制時上方事延攬秀民伏